

伊藤计划
三部曲

ハ一七二一

II

理想国

(日) 伊藤计划 著

曲铭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伊藤计划
三部曲

八一七二一

II

理想国



(日) 伊藤计划 著

曲铭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：图字 01-2017-2127 号

2) “<harmony/>” Copyright © 2008 Project Itoh

This book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yakawa Publishing, Inc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理想国/(日)伊藤计划著;曲铭译. —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6

(伊藤计划三部曲)

ISBN 978-7-02-012061-1

I. ①理… II. ①伊… ②曲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
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34822 号

责任编辑: 朱卫净 王皎娇

装帧设计: 汪佳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字 数 160 千字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8.75
版 次 201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978-7-02-012061-1
定 价 36.00 元

目 录

〈part: number=01: title=Miss. Selfdestruct/〉	\ 1
〈part: number=02: title=A Warm Place/〉	\ 73
〈part: number=03: title=Me, I'm Not/〉	\ 135
〈part: number=04: title=The Day The World Went Away/〉	\ 209
〈part: number=epilogue: title=In This Twilight/〉	\ 267

〈part: number=01: title=Miss. Selfdestruct/〉

<?Emotion-in-Text Markup Language: version=1.2:encoding=EMO-590378?>

<!DOCTYPE etml PUBLIC:-//WENC//DTD ETML 1.2 transitional//EN>

<etml:lang=ja>

<body>

01

现在我要讲个故事。

<declaration: calculation>

<pls: 失败者的故事>

<pls: 逃亡者的故事>

<eq1: 也就是我的故事>

</declaration>

〈theorem: number〉

〈i: 孩子长大成人，就会说话〉

〈i: 大人若是死亡，就化为泡沫〉

〈theorem〉

不，这种说法不对。更准确的表达是：

〈rule: number〉

〈i: 在孩子的身体成长为成人之前，不许说话〉

〈i: 大人若是死亡，必须分解直至化为泡沫〉

〈rule〉

也就是，一种禁止和要求的口吻。

为什么呢？因为孩童本身是个急性子，做什么事都匆匆忙忙，一刻也不会消停。而成年人虽然也是在一步一步，不停地向着死亡这一终极目标前进，但跟孩童相比，速度要缓慢得多。另一方面，成长迅速的身体里，WatchMe 是无处容身的。WatchMe 根本无法进入生机勃勃的身体。因为，WatchMe 的作用是监视一具恒常不变的身体，恒常性不可能存在于日益成长的孩童之体。

因此：

〈list: item〉

〈i: 当乳房还在发育的阶段〉

〈i: 当臀部还在发育的阶段〉

〈i: WatchMe 不会进入我的身体里〉

〈i: WatchMe 进入身体一事，就是成为成年人的标志〉

〈list〉

我还只是个女高中生，跟成年人这个概念根本不沾边。

“一起宣布吧！”

米阿哈对我这么说。御冷米阿哈。大家正在做着回家的准备，她却探身对着坐在后面的我说：“一起宣布吧，我们不要长大！”

〈list: item〉

〈i: 这个身体〉

〈i: 这对乳房〉

〈i: 女孩子的那个部位〉

〈i: 这个子宫〉

〈/list〉

“以上全都是我自己的东西，向这个世界，发起安静的抗议吧！”

很显然，我和米阿哈是两个古怪的孩子。

在这个漫溢着同情和共同体意识的世界上，若说我们完全孤立自然不够真实，但我还是每天都有此感觉。

〈declaration〉

〈i: 我拒绝成为这些人的一员〉

〈/declaration〉

这个世界上，所有人都笑容可掬，对他人充满同情心，结果，逼得我也必须表现得亲切和善，对他人充满同情。我真不想进入这样的时代和空间。

“你知道吗，图安。”

米阿哈的眼睛闪闪发光。她一向见多识广，是班上成绩最好的问题少女。除了我和零下堂吉安以外，她从不和别人多废话。

我并不知道，自己和吉安究竟哪里入了米阿哈的法眼。我的成绩并不出色，容貌不丑，但也不算出众。吉安和我差不多。不过我从未问过米阿哈：为什么和我做朋友？

“很久以前，曾经有成年人购买女孩的肉体。那些成人，给一点钱，要求和我们这样的孩子睡觉。据说，当时有很多并不缺钱的女孩，就这么出卖了自己的肉体，丝毫没有罪恶感。而那些出钱买春的堕落成年人为数众多，他们就在城市中的旅馆进行交易。”

“你想出卖自己的肉体吗？”

我傻笑着问。因为听米阿哈的口气，如果真有人买春，她会毫不犹豫地冲向外面的什么红灯街——假使还存在那样的地方的话。

在那种地方，少女可以尽情堕落，可以彻底毁弃自己的人生，可以用无爱的性、疾病、酒精、毒品、烟草毁灭自己。

疾病、酒精和烟草，是尤其重要的道具哦。

保持身体健康——被这一理念所左右的日本，不，全世界的生府圈都已不再有那样的地方。在生府的管制下，以前的人们不以为意的种种嗜好品，都被医学的大手划入了有害的黑名单，逐渐从社会上消失了。

“如果现在还有那样的成年人，那么我们还有点希望。可能我还会觉得，长大成人也不错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”

正如米阿哈所说，如果满大街都是伦理上堕落不堪的成年人，我们也就不会这么憎恨这个学校和这个世界了。或许吧。

可是，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健全，越来越健康、和平、美好，善意在人世间四处流淌。虽然还是会被教育说女孩子要自重，但这个世界和“氛围”根本无须担心。

〈declaration〉

〈“我们不知深浅地活着。这是因为，一切都已安排好，不知深浅，也照样活得下去。”〉

〈/declaration〉

这是米阿哈的口头禅。

米阿哈什么都懂。比如说：

〈list: item〉

〈i: 利用极其普通的个人用医药精制系统合成医疗分子，制

造化学武器以杀死五万名城市居民的方法〉

〈i: 同样利用个人用医药精制系统，少量合成令人愉悦的内啡肽的方法〉

〈/list〉

以前，米阿哈曾说过：“所有的成年人，都有个魔法箱。”

还说：“只要有半桶医药精制系统的原料，我基本上就无所不能。在浴室里制造点毒气弹是小意思哦。”

米阿哈热衷于教育我们：医药精制系统是多么危险的东西。家用系统就是万能药，什么都能造出来。它会按照一系列软件指示的命令，合成治疗疾病所必需的各种医用物质。它就是一只征服疾病的魔法之手。但反过来说，也就意味着，它也可能成为引起疾病的恶魔之手。米阿哈说，医疗系统现在没有做坏事，只是因为没有人教它做，如果能骗过这一机制，就能颠覆整个世界。她还说，现在做不到这一点，只是因为医疗精制系统的定义所限。生府通过 WatchMe 给每个家庭分配医疗码，人们把医疗码下载到家用医疗系统上之后，就可以针对各种疾病制造相应的药品。

只要我们愿意，可以令世界上数亿人口，令拥有医疗系统、被 WatchMe 整天监视全身每个细胞的人们，患上不治之症！

米阿哈常说，只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。

除了和我们说话，米阿哈整天坐在孩子们游玩的公园长椅上，安静地读书。据我所知，米阿哈的唯一爱好，就是用纸这一

死媒看课本。我曾经问过她，为什么特意要读纸制书？若是通过网络下载到“虚拟现实”上阅读，就没有随身携带的必要了。

“谁如果想体会孤独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用死媒。媒介和我共享天地，再无他人。”

她的声音冷漠平淡，似乎有令人昏昏欲睡的魔力。她又接着说：“比如电影、绘画。当然最具持久力的还是书本。”

“什么是持久力？”

“孤独的持久力。”

米阿哈从网络上的全书籍图书馆里，下载了想读的课本数据，特意让制书业者印制成书籍。如今这个世上，还有少量制书业者存在，只服务于那些爱好阅读纸媒的人。米阿哈的零用钱，大部分都用在印书上了。我想，她的知识大多来源于此。

米阿哈在文字之海中遨游，同时每天还不断学习着如何将自己研磨成社会凶器。

“我觉得，自己足够锐利……”

这也是她的口头禅之一。

不过我没问过，是关于什么“足够锐利”？

作为公共之敌。

在这如同纯棉勒住脖子一般，人人都和善得令人窒息的世界，她作为一条狂犬，梦想着向世界复仇。

“所以说，只要有那么几个人愿意，就可以一瞬间把所有的日本人消灭光。只是个愿意与否的问题。”

“可是，不该这么干啊。”吉安回答。不过她的回答总让人觉

得有点自说自话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她的回答似乎引起了我的憎恶。因为，我自己根本没好好想过，是否真的“不该这么干”，又为什么“不该这么干”。

<list: item>

<i: 因为有爸爸在>

<i: 因为有妈妈在>

<i: 因为有朋友们在>

</list>

是以上原因吗？

可是，除了家人，对我来说朋友只有两个。一个是总想着用家用医疗系统做毒气弹的米阿哈，另一个是什么也不考虑的吉安。

“愿意干这事，那得有多高的兴致啊。”我边笑边说。

米阿哈也微笑着回答：“是的，超高的兴致。但是，等我们变成大人，光是这么想想，就构成罪恶了。”

“不过，谁也不会因为你这么想，就来逮捕你的。”

“这和警察无关。我说的是自己的心灵，和灵魂。”

突然之间，米阿哈伸手抓住我刚开始发育的胸部。

左侧乳房。靠近心脏的乳房。

我圆睁双眼，米阿哈却一边揉着我的胸部，一边表情认真地说了下去。旁边的吉安也由于这突发事件而惊呆了。

“当这个乳房停止发育时，我们都要在身体里植入 WatchMe。”

米阿哈的手指，简直像是要捏碎我的乳房。她用力抓住我的胸部，仿佛想让这疼痛刻骨铭心。

“那可是监视我们身体的微型医疗单元，是能把人类身体还原成词汇的小分子。从那以后，我们的身体状态将全部变成医学单词，汇报给生府那些充满慈爱的评议员。”

“别这样，米阿哈！”

米阿哈一如既往地无视我的要求。

“图安，你能忍受这种事吗？”

“我无法忍受你现在做的事！”

即使我如此反抗，米阿哈还是继续着。她毫不介意地微笑着，继续侃侃而谈：“自己的身体，却变成那帮家伙的单词本。要忍受这种事……”

“我可受不了！”

公园里，米阿哈盯着我看。

旁边，是一个弓形的粉红色攀登架，幼童正跟着家长在上面玩耍。

御冷米阿哈，这个和我同龄的少女，正坐在公园长椅上，看着书。她跟我同班，所以我记得她的长相。也可以说，没人不认识她。

这个古怪的少女。

所有人都认为，她是个怪人。无论男生还是女生中，都有不少小团体，向这个全班成绩第一的女孩子发出过邀请，但她却不曾加入任何一个。她一直是教室里美丽而孤立的存在。

也有些群体，视她为可怜。说实在的，很难认为这种孤僻者不可怜，对吧？

那些小团体的女生，会邀请米阿哈一起吃便当，聊短信。毕竟，现在是一个人们互相关怀的时代。谁也不会相信，身边会有人主动拒绝这种联络。我们已经彻底习惯于各种强加于己的善意，米阿哈的存在真是件难以想象的事。没办法。

我们这代人，自小就被教育，长大成人后要互相关怀，互相支持，共奏和谐曲谱。

〈list: item〉

〈i: 爱汝邻人〉

〈i: 右颊被打，则送上左颊〉

〈/list〉

我们从小就被告知：成为这样的人，你就成年了。在经历了那场浩劫之后，从东方到西方，所有人都不得不顺应这种变化。

〈list: item〉

〈i: 自由〉

〈i: 博爱〉

〈i: 平等〉

〈/list〉

米阿哈憎恨这样的社会。

父母或许无法选择子女，而幼小的孩子，更是什么都无从选择。米阿哈常常念叨：至少，要让世界发生点改变。

对于那些对她表现善意的男生女生，她总是一开始就拒绝，如果对方实在执著，她就会说：“我对普通人类没什么兴趣。”

仿佛她是传说中的月亮女神，对求婚者提出了不可能的要

求：带个外星人或特异功能者来。

如此露骨的拒绝之后，再善良的人也不会将之解释为表里不一的任性或冷淡了。

在她看来，我和吉安，恐怕都不是“普通人类”吧。或许，这可以成为我们生她气的理由？

由于这些原因，我在这个学校里待得不是很爽，所以尽可能独自躲在家里。不过，由于我仅存的一点社会性，还是加入了朋友圈。每天，我都尽量低调，尽量避免受到注意。社团活动时，祈祷不要有话题引到自己身上。并且，因为朋友的善意关心而疲惫不堪。

〈declaration〉

〈善意的回报，就是同等分量的善意。〉

〈/declaration〉

老师、父母、周围所有人的关心，都在静悄悄地令我窒息。

很久很久以前，据说曾经有种“校园暴力”。

我不太明白那是种怎样的状态，我刚满十五岁，也没学过这个单词的意思，似乎是对某个特定的孩子，进行集团式的攻击和欺辱。这一现象已经从社会上自然消失。在浩劫之后，针对孩子这一珍贵资源的攻击已然被禁。哪怕是孩子之间的，也绝对禁止。

资源意识。

人们的社会意识，也是一种义务。还有，公共的身体。所谓资源意识，就是时刻提醒自己：你是这个世界不可缺少的资源。外面经常有标语：“珍惜生命”“人命重于地球”。